

格格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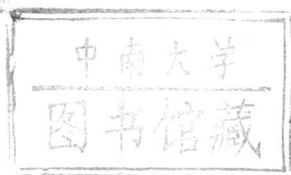
欲喊无声

文化艺术出版社



欲喊无声

格格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喊无声/格格童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39-2432-2

I. 欲... II. 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431 号

欲喊无声

著 者 格格童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华兴图文设计制作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7-5039-2432-2/I·112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引 子

领导看完秘书小姐的报告说：整体挺丰满，上半部分有两点突出，下半部分毛毛草草，还有漏洞，水分也多，晚上有时间我给你整体压压。

登机前，脸色苍白神情恍惚的黄凡，收到风流船长这则信息没有笑。周围的人穿过廊道，在空姐甜美的微笑中开始登机。

黄凡像只孤立无援狼狈逃逸的大雁走在最后。她不由得回头望望候机厅那宽大透明的玻璃墙，希望玻璃后面躲着一双遗憾的眼睛，那应该是皇朝伟的眼睛，皇朝伟应该趴在玻璃墙上发着失望的哀叹。这是多少电视剧里感人的一幕啊！

可皇朝伟不可能来，这种意外也绝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前一晚上，皇朝伟就说，要不迟走一天，要不改签航班。这当然不可能，总不能因为争取一个“送”，就把机票作废吧，那是小孩子的行为，黄凡不想那样，尤其是在自己丈夫面前。

一架波音 777 飞机像展翅的雄鹰，一阵急滑，跃上了天空。天雾蒙蒙的，似乎带有丝丝的细雨。黄凡透过机窗想再看一眼城市时，飞机已经跃过厚厚的云层，平稳地翱翔在清洁如洗的金色阳光之中了，那如涛如山的云厚实地隔去她再看一眼城市的机会。

茫茫的云海和天空的无边无际，降低了飞机的飞行速度。黄凡闭着眼睛，带着耳迈，听着音乐，在一种迷茫中逐渐淡化着自己，淡化着飞机，遗忘着时间。就像一个逃往极乐世界途中的灵魂，在与世俗的漆黑和亘古不变的生存状态，进行着彻底告别。

那段时间，飞机像受伤的鸟儿一样，隔三差五往下掉。飞机在空中遇到强气流，颠簸得相当厉害。由前些时发生在香港水域那

次空难的诱发,机上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失声大叫。黄凡没有像他们那样,真像遇难一样失魂落魄,她对生命的存亡表现出了少有的淡漠和无所谓。当失重的感觉把乘客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时,在生与死的闪念中,黄凡想到了丈夫皇朝伟。也许就这么离开丈夫太过分了,太没有责任心了,也许丈夫并没有什么错,自己的不快乐也许是缘于女人内心的小心眼儿,丈夫是无辜的。但苦恼还是让她无法摆脱,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也无法准确把握自己,甚至无法给自己这次外出找到一个“非走不可”的理由。也许并不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决定都能找到理由的,就像黄凡一样,找不出理由本身就是个很好的理由。

一场虚惊之后,飞机在深圳上空盘旋两圈后,便在播音员悦耳的声音中安全着陆。

黄凡曾多次到过深圳,但她再一次走出机场,真正步入夜晚的深圳时,还是感觉到了陌生。

也许该给妹妹黄可打个电话,帮着安排一下住宿,毕竟自己是个只身外出的女人。可一想到那个野人般的逍遥哥儿,黄凡就打消了念头。说不定那个披头散发的逍遥哥儿和妖美的黄可正在逍遥床上逍遥呢。

黄凡觉得自己正在步妹妹黄可的后尘。当年黄可也一定是在如此的心情下,逃也似地来到深圳。她终于体会到无所适存中,对陌生的渴望和敢于付诸行动的勇气了。

黄凡在深南中路找到一家不错的酒店住了下来。

黄凡痛痛快快地洗完澡,坐在床上,往身体上抹着滋润露。她抬头看看镜子里那个赤身裸体的自己,不由地笑笑,大大方方地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认真地晃动着优美的身体,做了一番自我欣赏,给自己倒杯水,长长叹了口气,便躺倒在床上。

这是天堂啊!自己就是天堂的主人,可以在此尽享一切。

1

窗外的深圳，夜如白昼。

如林的大厦撑着深圳人的梦。

黄凡无梦。

黄凡想起父亲，回想起那个黑白颠倒，无理可讲，语录口号至上，造反有理的年代。

父亲黄雨坤当时只是县委一个小秘书，尽管他小心翼翼地工作，小心翼翼地活着，但还是因为一份报告，因为所服务的领导被打倒，自己跟着被一群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打倒了。父亲被押送在一个满目黄沙黄土，村名叫青山的地方改造。

城里长大的黄雨坤，在那里吃尽了苦头。青山村属河北管辖，地处内蒙、山西、河北的交汇处，气候干燥，少雨多风，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风一刮整半年的地方。粟子、玉米、土豆、莜麦是主要庄稼，黏米饭、莜面条是一日三餐的主食，除了极其稀罕地吃上几顿白菜外，所谓的菜就是炒土豆丝、炖土豆块、蒸土豆泥了。黄雨坤的胃无法接受那样的食物，不到一个月，便生了胃病。生产队只好让他喂牲口，他一天到晚便和牲口在一起了。

黄雨坤睡在牲口槽边，看着窗台上火苗跳蹿的油灯，哭着想过死，因为他与驴住在一起，因为有人骂他本来就是驴操的，他过着非人的生活。几次他把缰绳套在脖子上，含泪闭上了眼睛。旁边的牲口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地嚼着草料，滋润而悠闲。黄雨坤从牲口的眼睛中，看到了女儿黄凡的微笑，就不去死了。女儿黄凡在城里，自生下来，他还未见过呢，他不能就这样去死，这样的死太没有意义了，牲畜还知道活着，自己为什么要死呢？黄雨坤挣开缰绳，

爬到油灯下给妻子写信,说真的好想妻子和女儿,他想要一张女儿的照片。

朦朦胧胧的月,挂在村庄朦朦胧胧的上空。薄薄的窗纸上响起虫子爬行的声音,黄雨坤以为是蝎子或壁虎。黄雨坤举着油灯找遍窗户,什么也找不到,便给牲口添了点儿草料,熄灯入睡了。黄雨坤刚刚躺下,就发现窗户上出现了一个晃动的人影。驴圈离村子有一段距离,莫不是有人来抢牲口吧?黄雨坤思谋着。他本能地操起炕头边的粪锹,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那人影像鬼一样伏在窗棂上却一动不动。黄雨坤不信鬼,他相信一定是人,可这深更半夜的来干什么。谁?黄雨坤壮壮胆大喊一声。那人影还是一动不动,时不时还嗤嗤地笑上两声,是个女子的声音。这让黄雨坤生出一身的鸡皮疙瘩。村里的女人胆小,上茅厕都要男人叼旱烟看着,哪会有人敢来村外的驴圈?也许是有人故意开玩笑,为第二天到地里割粟子收集个笑料。谁呀?!是人还是鬼?是人,要不嫌弃驴粪难闻就进来坐坐,外面天凉。是鬼就给我滚得远远的,我不是那种怕鬼的人。黄雨坤大声说。那影子还是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在月光下投到窗棂上的阴影。

玩笑也开得太大了。无论有多大的罪,你们也不该拿人不当人。黄雨坤“哐啷”一声开了门,操着粪锹竖乍着头发喊,让你这恶鬼来,今天我非劈死你不可。只听得门口“哇”地一声嚎哭,黑影便消失了。黄雨坤追了出来,密扎扎的庄稼地飞着零星的萤火虫,黑影像鬼一样已经不知去向。

黄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深圳想起父亲和父亲的那段故事,但她总觉得自己与皇朝伟之间与父亲的故事有着根本的联系。

父亲黄雨坤在村子里人缘不错,少言寡语,不争名夺利,老百姓心里亮堂,知道他是县委秘书,肚子里有墨水,是文化人,总不会在村子里长待下去的。村里人对他另眼相看,可黄雨坤根本不知

道对他更另眼相看的是一个叫凤儿的傻子。她二十几岁，村支书的女儿，人长得像土豆，非常喜欢打扮，脸上总扑着一层厚厚的粉。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秋天她掐一捧艳艳的指甲花，削一些青核桃皮捣成汁，调和起来当口红。人们问凤儿美不美？凤儿仰起头说，凤儿最美最好看。凤儿曾上过高中，上学期间谈了个对象，让人家甩了，一时想不开就疯疯癫癫成了村子里的傻子。

第二天，黄雨坤照旧起床，跟在那头只能驮些草料的老草驴后面出村。在村口柳树下，村支书截住了他。村支书问黄雨坤，昨日是不是吓唬凤儿啦？黄雨坤说没有，压根儿就没见过凤儿。村支书说，以后别再吓唬她，她本来就是傻子，真把她吓得上茅厕也不知道了，可就遭下罪了。

黄雨坤能体谅有个傻子的难处，也就没为自己辩解什么。他一回头发现凤儿就坐在她家的厨房顶上冲他傻呵呵地笑。

2

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北风卷着黄沙满天飞。

黄雨坤点着炕火，不停地往灶里塞草节子，炕烧得红愣愣的像饼鏊，身体挨着的部分烫得要命，没挨着的部分又冷得要命。不几天，黄雨坤就得了咳喘病。

黄雨坤哆嗦着去看医生。

医生一会儿说是着了风寒，一会儿说是内火太旺。

也就是冷热病！黄雨坤说。

医生知道黄雨坤肚子里有墨水，是文化人，所以就被黄雨坤的一句话把他惯用的“你懂个屁”噎回肚子里了。医生开了方却不敢配药，便说你等两天再来吧，症状还不明显。

黄雨坤只好哆嗦着回了驴圈。

天已经变黑，还飘着雪花，一个个烘烟叶的土房子，立在村边的地头上很是吓人。

凤儿靠着最大的一个，穿着枣红色的新袄，痴痴地看着黄雨坤走近。

黄雨坤指指她指指天说，回吧！天冷。

凤儿只笑，不动。

黄雨坤没再理她。

凤儿就在后面喊，雨坤哥俺喜欢你。

一盆冰水就泼到了黄雨坤的头上。黄雨坤怔怔地看着凤儿想骂你傻了。可一想凤儿本来就是个傻子，也就没停脚步。

就在那年，快过春节的时候，黄雨坤意外地一个月没收到妻子的来信，本来说好要张女儿照片的，这让黄雨坤万分着急，他担心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一声婴儿的啼哭，就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驴圈的外面。黄雨坤瞪着大眼问小舅子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把孩子抱来了？

黄凡的舅说，姐死了，邻居早上串门儿发现的，就躺在床上。

黄雨坤像疯了一样，嚎啕大哭。

门外的乡亲们也跟着一起哭。

黄凡的舅说人都没了，还是好好养孩子吧。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起码该让我看她最后一眼。黄雨坤喊着。他们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就这样，黄雨坤在驴圈第一次见到了女儿黄凡。

一个叫宝顺的乡亲挤进来，看着笑嘻嘻的黄凡十分可爱，说这孩子不能没有娘，也不能没有奶，俺家那口子奶足，两个孩子吃足够了，你有空还能去看看孩子，不能让孩子和牲口生活在一起，也

不安全,我看还是让我把孩子抱回去吧。

黄雨坤感谢皇宝顺,感动得差点儿给皇宝顺跪下。

皇宝顺媳妇也是好人,把黄凡当亲生闺女,不偏不向,两个奶子黄凡和自家闺女一人一个。

黄雨坤几乎每天晚上去看孩子,偶尔也在那里吃顿饭。黄雨坤没有可报答的,就教皇宝顺家的儿子皇朝伟学东西,逗皇朝伟玩儿。但黄雨坤的玩儿和村里人不一样,他总能让孩子从玩儿中学到不少东西。

奇怪的是自从有了黄凡,凤儿就老往皇宝顺家跑,宝顺媳妇不让凤儿靠近黄凡,让凤儿离孩子远一点儿,还说凤儿傻乎乎的,不小心把孩子摔着了可担当不起。

凤儿求着说,嫂子,我不傻,我喜欢这个孩子。

宝顺媳妇看看凤儿的眼,确实比平常活泛了许多,可她还是不敢让凤儿碰黄凡。凤儿还是总来。宝顺媳妇和黄雨坤说凤儿也怪,在黄凡面前和正常人一样,也不像以前那样描眉画眼了。

村支书和宝顺说,就让凤儿去看黄凡吧,兴许黄凡还能把凤儿的傻治好呢,她又不是天生的傻子,只是受了刺激。

三年后的春天,上面来调查黄雨坤的情况。村支书把黄雨坤叫到家里说,我知道你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也相信你是个好人的,事情黑白总该有个分明,我们应该帮你争取这次机会,黄凡一天天长大了,也不能老待在这里,这儿不是她的家。

黄雨坤心里感谢村支书为自己着想,但嘴上还是说,其实也没什么,父女俩在哪里都是活,我听组织安排。

村支书说,你的心思我知道,就不要嘴硬了,这次让你回城里,我也是有一事要求你。

黄雨坤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村支书说,只要你办就很容易。让凤儿跟你走,这几年来凤儿

很喜欢黄凡，黄凡也很喜欢凤儿。

黄雨坤万没想到村支书要让他办的事竟然是这件，没想到村支书也会这么卑鄙，可这是他离开青山村的惟一条件。

支书呵呵就笑了。我只是看你不容易给你找个帮手，又没别的意思，凤儿能照顾好黄凡，其实凤儿她——支书一下支吾起来，凤儿只是想在城里生活，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可她？黄雨坤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便马上改口说，我一下子照顾不了两个女人。

凤儿羞答答地掀起里间门帘出来。那哪还是凤儿，简直是位俊秀的姑娘，打扮得衣帽整齐，眉眼也完全周正了。

支书说，其实凤儿不傻，上学时受了刺激，当时想不开就变得傻乎乎的，脑子转过弯儿来就没事了。她不愿意干农活，我又是支书，总不能让自家闺女在家闲着，让别人家的妻小下田吧？就让凤儿继续装傻吧。

凤儿低着头说，雨坤哥我爹说的全是真的。是不是把你吓着了？还有那天晚上，没把你吓着吧？

黄雨坤慢慢缓过神来问，哪天晚上？

就是你要把我当鬼劈死的那天晚上啊。我只是想去看看你，那阵子你胃不舒服。

半个月后，黄雨坤离开了村庄，一边是女儿黄凡，一边是村里人眼中的傻凤儿。不过宝顺媳妇觉得凤儿不傻，起码在黄凡面前是个正常人。

凤儿到城里后，来了个大变样，完完全全成了正常人，而且十分贤惠。后来黄雨坤娶了凤儿。再后来，凤儿就成了黄可的母亲。

黄凡关掉所有的灯，裸着身子推开隔窗到了阳台。阳台压根儿没封，如果下雨，完全可以在那里与雨滴亲吻。黄凡站在阳台

上,伏着护栏举目四望。

阴沉沉的天,带着丝丝雨气,如昼的深圳的夜,如织的灯已经弥补了没有星星的欠缺。黄凡在林立的大楼中判断着黄可所在的区域,她已经完全打消了认为黄可和那个逍遥哥儿在床上逍遥的可能,这么好的夜,她应该在街上散步,或在某个商店闲逛,或者应该在某个夜总会迎合着逍遥哥有力的歌声大呼小喊。

黄凡托着腮,丰挺的乳房搁在光洁的护栏上,她觉得自己纯粹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受过高等教育为人师表的钢琴老师,甚至忘记自己是个女人,而是高楼之间,光电之间的一个精灵。脚下的汽车川流如息,五彩缤纷的广告在夜空中高悬,无论是整齐排列的楼宇窗灯,把夜幕分割,还是漆黑的夜幕,将楼宇窗灯映衬成了块块金砖,都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活跃和自由。黄凡以她精灵的身份,在光电变幻中放纵着膨胀的冲动,完全抛弃了尘埃,抛弃了记忆,抛弃了自我,在一种空旷无疆的变幻中淋漓释放。哪怕这种释放就是一种毁灭。

房间里一部可爱的手机,是黄凡可以能感觉到北方、念起北方那座城市的惟一东西,可它完全像弃儿一样,被冷落了。黄凡不想去碰它,她担心自己的手会在这部手机上感觉到皇朝伟的心跳,她不想失败,她无法想像感觉到皇朝伟的自己是否还能在此停留。

凉飕飕的风从黄凡额前擦过,夹着浓浓的雨气。

黄凡只想就这么站下去,就这样享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陶醉。

3

当然,在这座城市里,和黄凡一起陶醉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黄凡的妹妹黄可。

黄可亭亭玉立，顾修的身材一米七六高，完全超出了家人的评估与预测。刚从娘胎里出来的黄可，同样毛茸茸、皱巴巴的，只是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简直是吸取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光辉，一个劲儿地向美人方向发展。自古红颜多薄命，黄可自小认为女人漂亮绝对是场灾难，漂亮的外表像慢性毒药一样，慢慢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一生。

黄可 15 岁的时候问黄凡，为什么自己要这么漂亮？

这很简单，因为你我不是一个妈，就像庄稼没长在同一块地里。黄凡笑黄可神经有问题，哪个女人不想漂亮。

黄可问娘，为什么？

凤儿说不知道，也许怀你那天天相异常吧。

事实上，怀黄可那天，天气无风无雨天色晴朗，碧空万里无云，只是凤儿和黄雨坤在床上掀起的浪潮冲天。

黄可认为自己应该是第二个黄凡，第无数个平凡女孩，她不想做独一无二漂亮非凡的黄可。黄凡取名占了“凡”字，把所有的不凡留给自己，这不公平。

黄雨坤骂黄可有病。

黄可就 and 父亲吵，开始和家里人顶嘴，开始与常人的道理相驳，开始浑身长刺，每天抖动着刺父亲，刺姐姐，刺母亲，刺女生，刺男生。她格格不入，并以歹毒的方式蚀食周围的一切。黄可是一朵带刺有毒的玫瑰。黄可之所以这样，原因简单得只是因为自己漂亮，一种不合乎常情的理由。这与她母亲凤儿携带着的染色体有关，凤儿傻的原因也同样的简单，简单到常人难以想像的程度。所以父亲黄雨坤坚持认为当年与凤儿结婚是个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中学要参加统一考试。黄可却我行我素，不把学习当回事儿。她不学好不学坏，独来独往，玩无内容，食无伙伴，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她的，因为她目中无人，又似乎她根本不

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别人对她的记忆只是她鄙视的目光和形单影只的背影。人们认为她的高傲来自漂亮，她认为自己的高傲错在漂亮。

考初中那年，几个省重点几乎全部按五比一的比例招生，条件苛刻得近乎于考大学。以黄可的成绩，自然被列入被刷对象。

黄可却不恼不怒，安心吃饭，安心睡觉。文文静静的黄凡推醒鼾然入睡的黄可，问她真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还能睡着？

黄可说，笑话，难道我应该去跳楼或服毒自尽？

黄凡无话可说，在快嘴或利嘴妹妹的面前，黄凡的语言和词语像贫瘠的秃岭上飘忽着的几根白草，显得那样的贫乏而不经使用。

黄可不仅不为家里人活着，不为家里人努力，也不为自己活着，不为自己努力。

黄雨坤发火，黄可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黄可根本不把这事当回事儿，说不就是没有考上重点嘛，考不上的多了。黄可锉着指甲，头也不抬，不仅没有丝毫的羞耻，还表现出一副无所谓和大可不必的洒脱。

黄雨坤终于扯开嗓门，爆发出久积于心的怒火，我看你是没救了。

黄可说，我不是不想为祖国效力，这是国家不对，是对公民的不公平待遇。一个国家的孩子，为什么要设重点与非重点，这和资本主义国家有钱人家孩子上好学校，没钱人家孩子上烂学校有什么区别？

你懂个屁，你这是反革命。凤儿插嘴。

黄可就咯咯地笑了，说现在没有革命可反。

你看你姐，多让人省心。可你，该怎么说呢！父母总不能养活你一辈子吧。

黄可天赋不错。黄凡是指黄可比自己聪明，她绝不是想在父

亲面前有意添油加火。

这是事实,我很漂亮,漂亮的女人就不怕没饭吃。不知黄可是自嘲,还是自豪。她面无表情。

没出息。这是黄雨坤的一句经典总结。

黄可嘿嘿地笑了,说想有出息还不容易?不就考个大学吗?

你还是先上好中学吧!我的小祖宗。凤儿说。

那容易,老爹你给我走后门去八中,我保证给你考个大学回来。黄可白皮死脸。

黄可就这样,像武打小说里天不怕地不怕,纵横四海无敌手,万里江湖惟我独尊的女侠一样。

给黄可跑好关系,黄雨坤才发现自己上了黄可一当。八中是重点,但上重点不是黄可的真实目的,而是因为八中附近有一个迪厅和小吃一条街。

母亲给黄可立下清规戒律,放学后准时回家,前后误差不得超过一刻钟。

黄可说办不到,因为我根本不会回家来住。

黄可的决定连黄凡都吓了一跳。黄可真是疯了,八中离家也就一站地的路程。

黄可有黄可的理由,回家要穿过十字路口,万一出事怎么办,比方说车祸什么的。

可以坐车。黄凡提醒黄可。

那还不如把车钱交了住宿费呢。

凤儿当然管不了黄可,只好等父亲黄雨坤回来决定。那阵子黄雨坤在外地开一个重要会议。

黄可大胳膊一甩,两眼儿翻白说,谁爱等谁等吧,我要走了。说完回房收拾东西。

凤儿问要去哪儿?

黄可说去青山村姥姥家，去乡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静静心。凤儿用目光征求黄凡的意见。

黄凡领会凤儿的意思，决定陪这个疯丫头去乡下。黄凡也想去住几天，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能看看那个叫皇朝伟的人。

那时候，黄凡已经和家人跟随父亲到了省城。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平反昭雪后，先回县委，恢复秘书职务，后随领导调入电力系统，那时父亲是省电力工业局局办主任，一个不小不大的官。

4

黄凡没能在脑海中绘出皇朝伟一个完整的图像，所有关于皇朝伟的信息都来自父亲的描述和她无意间看到的那些来自青山村的信。

如果父亲黄雨坤还在直接管辖青山村的县委工作，兴许对皇朝伟家是一种帮助，起码可以让皇宝顺在乡亲们面前提起自己有个兄弟在县委工作，那绝不是一种炫耀，而是释放一种潜在的威慑力。黄雨坤到了省城，省城与青山村的距离，就是一种无法用摆渡和缆桥跨过去的距离了。所以皇宝顺不太提起黄雨坤，只说有个兄弟在省城工作，他的孩子是吃自家老婆的奶长大的。其实这种兄弟关系远不如同扛一支枪同睡一个炕，甚至是先同扛一支枪，又同睡一炕或和同一个女人睡过的关系牢靠，但关系总是存在，皇宝顺经常责成儿子皇朝伟给黄雨坤写信，说说青山村的事儿。这是命令，也是对黄雨坤的感恩，因为皇朝伟能有今天，能成为青山村第一个大学生，有一半功劳属于黄雨坤，就是说皇朝伟还是小树苗的时候，黄雨坤就把它整理顺溜了，无论这棵苗在成长过程中，再

风调雨顺，幼苗时的园丁之恩是不能不报的。

所以黄凡家里经常会有一些皇朝伟的信。皇朝伟从不用学校的地址，皇朝伟有意让黄雨坤通过信件多嗅到一些青山村的黄土味和牛粪味。皇朝伟有意坚持稳固着自己农民子弟的形象，其真实目的，就是要让无意间溜进父亲书房的黄凡能注意到自己。

十几年后，皇朝伟搂着温柔的黄凡躺在床上，全部交待了这种别有用心，承认了为父亲完成任务是借口，让黄凡关注自己是真实目的。

出于对皇朝伟的好奇和诸多的想像，黄凡想认识皇朝伟。皇朝伟是黄凡想认识的第一个农民大学生，黄凡也只有这次机会认识农民大学生，在她即将就读的省音乐学院，自然不会有来自农村的同学，不是农村的孩子没有音乐细胞，而是音乐细胞在上世纪无法在农村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

妹妹黄可要回青山村姥姥家，这是个绝好的机会。黄可的姥姥虽不是自己的姥姥，但黄可是自己的妹妹，而且青山村有自己感恩不尽的奶娘。黄凡隐隐还记得那位纯朴的农村妇女的样子。奶娘的印象已经虚化得和青山村一样，只是心中一座不美的海市蜃楼了。

黄凡没有兴奋没有激动。黄可没有兴奋没有激动。姐儿俩走近了青山村。

没有这次乡下之行，皇朝伟就不可能认识黄凡。皇朝伟一直把黄凡想像成天上的仙女，却从没有把自己想像成牛郎或董永。黄凡在皇朝伟心里是遥不可及的，像梦一样睁眼即逝。他打定主意是不会去黄雨坤家的，如果黄雨坤真是有心，他会来青山村，况且这是凤儿的娘家，他的第二个岳丈家，他有理由或更多的理由来，哪怕冲着母亲那两只曾经含在黄凡嘴里的奶。

皇朝伟根本不知道，黄雨坤真的想回青山村看看。是黄可的